

# 王獻唐日記的文獻價值

丁原基

## 摘要

民國以來學者撰寫日記的風氣頗盛，其中不乏文獻價值極高的作品。近人日照王獻唐先生（1897-1960）留下的日記手稿，即深獲學界重視。王氏曾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除致力使圖書館成為現代化一流圖書館外，亦竭力使其成為保存北方文獻的重鎮。有關王氏治學、治事及其閱歷等，均一一載諸日記，其中有題畫詩、唱和詩、書序、書畫碑版印拓題跋、古語考證及書林掌故、近代學者事蹟等等，堪稱是深具文獻價值的學術日記。本文就所讀日記，析論其文獻價值。

## 前言 略論「日記」的文獻價值

日記的特徵是排日記事，因日記主人的身世學養經歷不同，依其載入內容，可以區分不同類別，如：記居家的稱「居家日記」，記舟車行旅的稱「行旅日記」或「行紀」，記持節出使的稱「奉使日記」，亦有多載其治學心得的稱「學術日記」或「讀書日記」等等，而其共同的特色即是其中留存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

日記既藏有豐富的文獻資料，但歷代書目或史書藝文志，並無「日記」的名目。《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專以「日記」名編的，有入史部雜史類，如：李光壁《守汴日記》；有入史部傳記類，如：王鉞《粵游日記》，李澄中《滇行日記》，張榕端《海岱日記》，郭畀《客杭日記》，陸深《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等；

關鍵詞 (Keywords)：王獻唐；日記；文獻

Xiantang Wang；Diary；Documentary Science

丁原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E-mail: ting6153@mail.scu.edu.tw



有入子部雜家類，如：張文嵐《螺江日記》，韓澆《澗泉日記》，無名氏《北樓日記》；有入子部小說家類，如：丁元薦《西山日記》，葉盛《水東日記》；經部書類有王樵《尚書日記》；子部儒家類有徐三重《庸齋日記》。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記》，雖未以「日記」名，《四庫全書》著錄于史部地理類。但《提要》云：「足跡所經，排日記載。」又云：「此書于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為有資考證，是亦山川之別乘，輿紀之外篇矣。」是頗具文獻價值的「行旅日記」。凡此，足見「日記」的內容確實是包羅萬象。

近年印行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sup>[1]</sup>於史部傳記類下置有「日記」一目，計收日記 350 餘種，然觀其載錄各書，並非全以「日記」名書。茲舉清人撰作而言，如：孫廷銓《南征記略》（二卷）、查慎行《陪獵筆記》（三卷）、牛運震《甲寅年譜》（三卷）《蘭省東歸記》（三卷）、吳騫《日譜》（不分卷）、潘世恩《亦吾廬隨筆》（不分卷）、祁寯藻《樞廷載筆》（不分卷）、李棠階《憑良心錄》（不分卷）、姚燮《旃蒙作鄂游申日雜作》（一卷）、白恩佑《隨手煙雲》（十三卷）、方宗誠《顛沛餘生錄》（不分卷）、鄧繹《雲山讀書記》（不分卷）、朱衍緒《續記事珠》（不分卷）、李驚《補忘略草》（一卷）等等，因能符合「排日」、「記事」的特徵，而歸入此目。總之在歷代著述中「日記」蔚然大觀，其中蘊藏許多原始記錄，可提供從事自然科學史、政治史、經濟史、近代外交史及文藝學術方面的研究時所取資，因此，此類著述自不宜等閒視之。

在清人日記中，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最為學界稱頌，不僅文筆清雅，尤其多記讀書心得。書中論述各類書籍達千餘種，除評介各書作者、版刻流傳、篇目內容外，也對一些學術問題深入研討，時有精闢的見解。後人將此部分內容，從日記中摘出，編成《越縵堂讀書記》，是極具文獻價值的學術日記。

民國以來撰寫日記的風氣尤盛，不乏學術價值極高的作品，若近年出版的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等，頗受學林推重，蓋一為古文字學，一為詞學，其啓迪學子，足與《越縵堂讀書記》媲美。近人日照王獻唐先生所遺日記手稿，凡知曉先生學術造詣者，亦視為學術價值極高之學術日記，惜尚未刊行流傳，筆者有幸目睹部分日記手稿，今特就所見略述其文獻價值。

[1]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本書編輯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一、王獻唐生平簡述

王獻唐（1897-1960），初名家駒，後改名瑄，字獻唐，號鳳笙。山東日照人。祖王宏基，清代庠生。父王廷霖，業中醫，酷嗜金石，師承清代著名金石小學家許印林（瀚），造詣頗深，著有《帛幣圖解》、《讀說文日記》、《古韻新釋》等書。王氏幼承家學，於四部書，無所不讀。又在鄉先輩的影響下，繼承乾嘉學者的餘緒，肆力於文字、聲韻和金石之學，奠定深厚的樸學基礎。後入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校土木工程科，又入禮賢書院文科，卒業後，曾在天津為《正義報》譯德文小說。民國7年（1918）至濟南任《山東日報》、《商務日報》編輯，兼上海《新》、《申》兩報記者。民國10年（1921），青島既收回，任青島督辦公署秘書，並著《公孫龍子懸解》六卷。15年（1926），任中央通訊社編輯。國民革命軍克江西，應同邑前輩丁惟汾之召赴南昌，任中央黨部秘書。

民國18年（1929）八月出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除致力於建設山東圖書館成為現代化一流圖書館外，並竭力收羅鄉邦文獻，使圖書館亦成為保存北方文獻的重鎮。自接任館長迄抗戰前，經八年的收集，除收入聊城海源閣部分珍藏，其他如：河南扶溝柳氏（堂）、益都李氏（文藻）大雲山房、曲阜孔氏（繼涵）微波榭、新城王氏（士禎）池北書庫、德州田氏（雯）古歡堂、歷城馬氏（國翰）玉函山房、濰縣高氏（鴻裁）辨蟬居、濰縣陳氏（介祺）十鐘山房、海豐吳氏（式芬）雙虞壺齋、諸城劉氏（喜海）嘉蔭移、日照許氏（瀚）攀古小廬等藏書遺存，均薈萃於圖書館。<sup>[2]</sup>

七七事變發生，華北局勢緊張，獻唐先生為使善本古籍與金石書畫免遭兵燬，毅然與當時任職圖書館的屈師翼鵬（萬里）先生及工友李義貴三人護送文物離開濟南，部分暫寄曲阜孔府，另有數大箱在戰火威脅下徙至四川樂山（嘉定）。待抗戰勝利後，這些珍貴文物復完好無損地運回濟南。此段運書的經過。翼鵬師曾撰〈載書播遷記〉<sup>[3]</sup>詳述當時的種種艱辛。

1949年後，擔任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院銅器研究員，並創建山東博物館。1960年因病去世。生平著述並日記近一千萬言，著作五十

<sup>[2]</sup> 有關王獻唐為山東圖書館收羅鄉邦文物的成果，可參拙作〈王獻唐先生維護山東文獻之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5：2（1992.12），頁163-192。

<sup>[3]</sup> 〈載書播遷記〉，載於：《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三冊（臺北：聯經，1985），頁1205-1272。

餘種，僅出版十餘種<sup>[4]</sup>，日記皆係手稿。

## 二、王獻唐日記的存佚情形

王獻唐先生自幼養成寫日記的習慣，雖處困頓流離之際亦不廢此，惜其日記手稿，因大陸「文革」動亂，家人深恐速禍，泰半自動焚燬，今則殘零一二，但就子餘手稿視之，尚有《三禪室日記》、《守書日記》、《顧黃書寮日記》、《太平十全室日記》、《五鐙精舍日記》、《雙行精舍日記》、《那羅延室日記》、《平樂印廬日記》等八種。

《三禪室日記》，是他在民國 7 年（1918）擔任濟南日報記者時所記生活閱歷。

《守書日記》，專記民國 19 年（1930）七月至九月上旬晉軍入濟南期間，他以職司山東圖書館館長，等待移交館務的過程。

《顧黃書寮日記》，為民國 19 年中央軍收復濟南，他繼續掌理圖書館所記。當年 9 月 11 日，他偶得海源閣<sup>[5]</sup>舊藏顧千里校《說文繫傳》與黃丕烈校《穆天子傳》，乃「喜以『顧黃書寮』名吾藏書之室，自今以往將埋頭書寮中矣。」（見：書影一：《顧黃書寮日記》卷首語，未刊手稿）。

《太平十全室日記》、《五鐙精舍日記》，皆抗戰前所寫。此時得省府支持，大量充實館藏外，積極與各地學者切磋學問，參與山東考古工作，同時撰寫《炎黃氏族文化考》、《五鐙精舍印話》諸稿。獻唐先生時值中年，精力充沛，意氣風發，全力為圖書館事業，苦心擘畫經營。<sup>[6]</sup>

<sup>[4]</sup> 按：1979 年王獻唐先生哲嗣王國華與山東博物館、山東圖書館及各方學者，合作整理獻唐先生遺稿，編為《王獻唐遺書》，由齊魯書社出版。已印行《中國古代貨幣通考》（1979）、《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1979）、《春秋鄭分三國考·三郟疆邑考》（1982）、《山東古國考》（1983）、《雙行精舍書跋輯存》（1983）、《雙行精舍校汪水雲集》（1984）、《顧黃書寮雜錄》（1984）、《炎黃氏族文化考》（1985）、《那羅延室稽古文字》（1985）、《五鐙精舍印話》（1985）、《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1986）等書。

<sup>[5]</sup> 海源閣建於道光二十年（1840），位於山東聊城縣。道光年間楊以增官江南河道總督，多收常洲汪士鐘藝芸書舍之精帙；同治間，以增仲子楊紹和服官京師，續得清宗室樂善堂藏書，至此，南北藏書家之精者，薈萃山左。因而，聊城楊氏海源閣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皕宋樓、錢塘丁氏八千卷樓，並稱清末四大藏書家。

<sup>[6]</sup> 顧頡剛先生曾於民國 20 年（1931）5 月 10 日至大明湖畔山東圖書館，獻唐先生導遊各室參觀。頡剛先生於是日記云：「聞王館長主持此館二年，蒐羅昔人著作底稿已近百種。近為海源閣藏書事，奔走各方，至為勞費。室中所懸書畫，亦多新搜得之鄉先達作品。以王館長之

顧黃書寮日記



再作馮婦來此山東圖書發前此  
 守書之役可告告結束矣今日乃啟  
 千里身校說文繫傳黃芑園校梓  
 禾子侍喜以顧黃書寮名各歲書  
 之室自今以往將恒號為寮中矣  
 竹止坐臥隨筆日記之印顏世所  
 記名日顧黃書寮日記時十九日  
 九月十日百五

九月十一日

書影一：王獻唐先生《顧黃書寮日記》卷首語





《雙行精舍日記》，記抗日戰爭爆發，與屈師翼鵬（萬里）及工友李義貴，三人護送館藏珍貴書物，經曲阜至四川樂山，行程七千餘里，時間自民國 26 年（1937）10 月 12 日載書離稷下，至 27 年（1938）11 月 28 日。

《那羅延室日記》，記其在樂山守書，時樂山常有敵機轟炸，每遇空襲警報，眾人分散防空，他則獨守書籍文物，或勸其走避，則笑謂：「這些是我的生命，一個人不能捨了自己的生命。」<sup>[7]</sup> 並將其書室命名為「那羅延室」。「那羅延」，乃梵語「堅牢」之意，即是牢守齊魯圖書文物之決心。

《平樂印廬日記》，記民國 32 年（1943）先生獲得中英庚款委員會資助，由樂山赴南溪李莊，寄身中央研究院以後至民國 37 年（1948）4 月 23 日濟南失守前的生活經歷。在前往南溪途中，喜得漢平樂亭侯印<sup>[8]</sup>，即以「平樂印廬」名其書室。此時生活雖清苦，但較前安定，蓋栗峰是幽靜的深山，居此毫無空襲顧慮，得與研究院的學者往還論學，整理《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及為國史館撰述《國史金石志稿》（書影見附錄）。

抗戰勝利，於 35 年（1946）九月間國史館復員，隨船東上，歷四十日抵南京，先在南京治療腦疾，未見起色。36 年（1947）一月搭機至北平入中和醫院做腦部開刀，十月返濟南休養，這期間因病曾中斷日記將近兩年。<sup>[9]</sup>

勇猛精進，數年以後此館必將巍然為北方文化重鎮矣。」（顧頡剛撰〈辛未訪古日記〉，收入葉聖陶編《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1985.6）

[7] 王國華撰〈王獻唐生平事略〉，載於：《文教資料簡報》，1983：1（1983）。

[8] 按：王獻唐先生得此印後，特撰〈曹魏平樂亭侯印考〉，載於：《那羅延室稽古文字》，齊魯書社，1985 年。

[9] 按：王獻唐先生於 34 年 10 月 25 日至 31 日日記云：「仍寓鼎兄家。校《志稿》。連日陰雨未出戶，只一次應基實之約，在其家午飯。接階平、翼鵬諸函。本省政府改組，何仙槎續任主席，劉道元長民政，趙季勳長財政，丁基實長建設，李泰華長教育。接莘農電，即來渝。」此後日記中斷；至 36 年 1 月 10 日日記前云：「此後仍寓鼎兄家，繼鼎兄赴渝，即移寓歌樂山停車場仲采家。就近往上海醫學院診治，復注射肝素及維他賜保命針劑，微有效。後以服安眠藥制止神經痙攣，而偶疲勞過度則發，中間并以注射肝素針消毒未淨，後臀部起膿泡，延及右臂及頸皆腫，終日燒熱情形頗嚴重，至上海醫學院開刀，閱一星期餘始愈而體氣益弱。在仲采家休養，間為史館編《金石志》，至次歲九月間史館復員，即隨船東上，在渝市及宜昌候船，先後四十日始達南京，寓中央路一四九號陶荊山宅。莘農亦來寓，迨國大將開會。鼎兄亦由青島來，共居一樓。以時至中央醫院鼓樓醫院診病，又延齊壽南診視，所服皆屬常藥，而病根不除。京中風力較渝為勁，遇風冷輒小動，目力及記憶力皆衰弱。不做日記已年餘矣。」此後復中斷。至 36 年 1 月 29 日日記前云：「為鼎兄作應酬文二件。午睡甚舒。續作畫。看《劉書》。」至 37 年 2 月 5 日日記前云：「自後以病不愈，入中央醫院精神



### 三、王獻唐日記的文獻價值

獻唐先生現存日記，除早年的《三禪室日記》，可視為是寫給自己看的。其後積學益深，文獻識見卓越，所記除日常作息與見聞，亦多記其治學心得。如民國 23 年 3 月 10 日得一漢肖形印，銅質。鑄有姿態相同之二獸，一仰一背，初不解其義，細審乃知狼狽二獸，乃於是日記云：

今日得漢肖形印，上作二獸，一仰一背，友人曰豈狼狽耶？歸來別視，果如其言。《博物匯典》「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無行。」云云。今言相需不可離者，曰狼狽，又謂相倚為惡者，曰狼狽為奸。狼狽為一類，狀類犬，後足稍短，尾粗大下垂，印內二獸，正象其形。狼為習見之物，不如《匯典》所述，「無狽不立」，昔歲時以為疑，今後細思，狼狽蓋仰背也。狼仰狽背，古音相近，一仰一背有親並之意，相濟為惡，因曰狼狽為奸。狼狽為奸猶言表裡為奸也。仰背初無惡義，引而加之濟惡，故以同意改其字為狼狽，以示咒辱，初與狼狽無涉，但同音假用耳。後人不得其義，又造足長足短之



病科檢查，住院將及一月，始斷定右腦骨下腦膜上有瘤，須動手術割去，否則為瘤所壓，右方之痙攣不能癒也。即決定在院動手術，主持人為中大附屬醫院外科主任。惟鼎兄及他友好均主張至平，崇五弟並派其科長劉植先赴京勸我，且助以貲，不得已出院，適內人自青來，遂同機赴平，住莘農處。次日與瑞珽、叔弢至關頌韜大夫處，囑住中和醫院，越四日入院，由關主持重行檢驗，各部均正常，惟以病態推測，腦部有生瘤可能，而南京中院之根據為愛客司光照像，此亦照二次，竟無所有。復延北大醫學院精神病科主任會診，說與關同，謂有開視必要，乃施行手術。瑞珽為余同學，且為留德醫學博士，素研究精神病學，於手術時亦在旁，殆開右方腦骨下竟無瘤，關醫與瑞珽商擬，將腦膜切開再看。瑞珽不敢決，往商莘農，莘農主張澈底驗看，乃開腦膜，視之又無有。復以電機試顏面及左臂左腿，神經亦皆正常，不得已縫合了之，已歷四時餘矣。次日即覺左顏面痺，臂不能動，越日左腿亦不靈，皆電試之反應也。在院月餘，中間曾有一次左腿臂痙攣甚嚴重，急救方癒。出院後，即至瑞珽所主持之警察醫院調養，由瑞珽與吳大夫診視，而瑞珽待我甚懇，幾每日必至或數次，見則泛談，作精神上之安慰及病心之轉移，其親幾如骨肉。叔弢及軼群亦每日必至。自手術後，即不痙攣，中間曾小發作數次，服藥即止，以是藥不能驟斷，只是逐漸減耳。迨至十月，天漸寒，乃與內人飛濟，即住崇五弟家一月餘。眷屬由青飛濟，住經十路三十三號祥嫂之宅。計在平，只至何市長處二次，北平圖書館一次，廠甸二次，張師子青處一次。到濟，只到教育廳、圖書館及鼎兄、基實處各一次，以懼冷不能外出，勉強為之。醫藥費等崇弟任之，到濟後安家并為置冬衣，恬然受之而已。至病狀，顏面麻痺及左腿不靈，已全癒；只左臂不靈，已癒其半。春暖當可復元。圖書館事，以病未接。日記幾斷一年，亦無可如何者。」

說，殆非也。以此印證之，殆漢人已然。一仰一背，稍為近真，然已非舊。李密〈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狽為跋之音假，實即《詩》之「狼跋」，與此義別，俟再詳考。

史書上有關狼狽的記載與相關成語引申不少，由於此印的出現，再加上合理的考證，對「狼狽」一詞頗有澄清的助益。<sup>[10]</sup> 由此可知獻唐先生的日記，多涉學術及文獻，具有很高的學術與文獻價值。以下略述其日記的文獻價值。

### (一) 多存書序題跋

獻唐先生於目錄版本知識的啓蒙，始於民國 12 年 (1923) 讀葉德輝《書林清話》。<sup>[11]</sup> 此後博覽群書，細心體會，所為題跋書序，立論允當，建立他在目錄版本學上的地位。他每得珍本古籍，往往將欲題之跋語寫於日記，其後謄錄于書。獻唐先生有關古籍方面的序跋諸作，齊魯書社曾於 1983 年及 1986 年先後印行《雙行精舍書跋輯存》、《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兩書所收書序五篇；題跋四百餘種，七百餘則，數量已不算少。然覽閱日記，其中尚有未收入兩編的。如《雙行精舍書跋輯存》有跋宋左圭輯《百川學海》(明華呈刻本，存十九種四十二卷，八冊)云：

《百川學海》，宋咸、淳間左禹錫圭輯刻。由甲至癸，書分十集，每集十種，共成百數。取揚子雲「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之義名書。咸、淳以後，明弘治無錫華氏，嘉靖莆田鄭氏，皆有覆本。正本改易行格、集目，失左氏之舊。華本行款、字數，一仍舊慣，最為得真，惟目次稍變。後又有坊刻本，恣意更張，不足比數矣。咸、淳原本，海內久無完帙。盤山行宮舊藏佚出之後，為析津張鴻卿收得，轉歸武進陶蘭泉。書存九十四種，佚去四冊。陶氏據以覆刊，佚去者以華本補之，雕印極精。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亦藏一部，缺五冊。其餘零種單帙，南北各藏書家間存一、二，已寥如星鳳。歸安陸氏所收，定為宋槧，析為兩宋之百宋者，乃鄭氏刻本，且未見華刻。而華本之稀見，亦可知矣。余前為山東圖書館收得華刻半部，棉紙極佳。月前書友復持此本來，存三十種，多為館本所有，乃自收之。書有補版，內中缺葉亦多，

<sup>[10]</sup> 獻唐先生哲嗣王國華撰〈漢印肖形證狼狽〉載於：《文獻》第八輯，1981年6月。

<sup>[11]</sup> 跋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云：「余于版本學初無入處，偶讀是書，始發趣興，迄今已閱十稔。(下略)二十二年元月二十一日。」(見《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頁64，齊魯書社，1986。)





待當時未及補完者。依館藏華本補寫，其為館本所無，據陶刻咸、淳原本抄足。飭工重為裝潢，護葉舊裱明代公文，亦仍存之被稽檢焉。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燈下退筆書。<sup>[12]</sup>

按：跋語係獻唐先生為個人藏書所撰；先生於臨終前，將個人珍藏捐贈山東圖書館，故此一題跋收入《雙行精舍書跋輯存》。惟據跋語，前此曾為圖書館收得華刻《百川學海》；是書獻唐先生視為珍本，是抗戰時首批運往曲阜的重要典籍<sup>[13]</sup>，惜兩編《輯存》未見隻字題跋。今於19年7月21日日記，見《百川學海》題跋。其內容為：

宋左圭《百川學海》以十千分帙，合為百種，此存甲集；《釋常談》、《中華古今注》、《九經補韻》、《獨斷》、《李氏刊悟》五種，乙集《燕翼貽謨》、《春明退朝錄》、《隋遺錄》、《翰林志》四種；丙集《文正王公遺事》、《（濟南先生）師友談記》、《可談》、《韓忠獻公遺事》、《厚德錄》五種；戊集《東坡志林》、《螢雪叢說》二種；己集《龍川略志》一種；原書首有左序云：「余舊哀雜記數十種，日積月累，殆逾百家，雖編纂各殊，醇疵相半，大要足以識言行、裨見聞，其不悖於聖賢之指歸則一。揚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又曰『川雖曲而通諸海』，人能由□說之流派，溯學海之淵源，則是書之成，夫豈小補！因壽諸梓以溥其傳，時昭陽作噩歲柔兆執徐月古鄆山人左圭禹錫」。案：左圭，《宋史》無傳。據其序文則圭嘗自刻，是書昭陽作噩為癸酉。南宋時有癸酉，一為寧宗嘉定六年（筆者按：1213年），一為度宗咸淳九年（筆者按：1273年）。書內刻有胡太初〈畫簾純論〉，太初為宋淳祐間人，在寧宗以後，證知度宗咸淳九年刊，書亦約在此時，距南宋之亡不過三年。此為明弘治十四年（筆者按：1501年）無錫華汝德埋重刻宋本，原書既刻於宋末，不能再有第二本，度其所據必為左氏之原刻，頗美。內蔡邕《獨斷》下卷附刊呂宗孟跋語作於淳熙庚子（筆者按：七年，1180年），知左氏所據又為淳熙刻本，此與明弘治劉遜重刊淳熙本，同為校勘珍籍。以《獨斷》一書，今海內收藏家迄無宋本，此為虎賁中郎矣。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此刻列入善本；《天祿琳琅書目》

[12] 《雙行精舍書跋輯存》，頁239-240，齊魯書社，1983。

[13] 見〈載書播遷記·山東省立圖書館第一次運往曲阜金石典籍畫目錄〉，載於：《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三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85），頁1231-1273。



類收古槧名抄，此刻以不全本，亦被甄錄，可以知其珍貴。葉煥彬《郎園讀書志》題此書云：「《百川學海》叢書之祖，宋刻世不復見，存者惟此。」明翻刻本今亦罕見，《四庫全書》所收唐宋人小書，大半析此書分隸各部，各家藏書目往往有單種影抄宋本，亦不外此書殘帙，非真有宋刻單行本也。然其書在宋人叢書中，較曾慥《類說》，若名人《續談助》者諸書并無刪割，即比之俞氏《儒學警悟》種類亦多，故歷代藏書家莫不視為秘笈。今案明刻此書亦有二本，一為此刻，一為嘉靖十五年（筆者按：1536年）莆陽壺雲道人書林鄭氏刻本，亦依宋槧付梓，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見《經籍訪古志》及《適園藏書志》，陸氏《儀顧堂題跋》所推為宋版者也。前在此間尊古齋曾見一不全本，版刻較此清楚，而古樸之氣稍遜。至真宋本《百川學海》，錢氏《也是園書目》有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亦有五十八種，吳兔床以其版口及《翰林志》六典中書條行者下缺「則用之」三字與宋本相合，定為宋槧。今驗此刻，板口與宋版款式正同，《翰林志》內亦缺此三字，以書為翻宋，故與宋槧無殊，是拜經樓所藏是否宋本尚有疑問也。近日武進陶蘭泉得宋本全部，據以翻刻。前晤陶氏，允以所刻各書見贈，迄今未爾。此間僻陋，無從得見陶刻，其原本又聞已抵押於津門某銀行，究竟如何，莫從對勘。然果為真宋本，必左氏之原刻也。日前在館，侍者引一老人至，持明刻書二冊，云是宋版，索價甚昂。余笑而謝之，越數日又以此書來，初時亦以為宋槧，意似居奇。余為言刊刻源流，老者亦以書已不完，以賤價歸予，內中間有缺葉，且補版頗多，其所存各種都全，迺重付裝池，并記其原委於此。

同年7月24日，又有跋語云：

《天祿琳琅書目》有元本《百川學海》十函六十四冊，為余澹心舊識，不載刊刻年月及行數字數，無從比對。憶見某書上記載明時二刻，此本出於宋槧，嘉靖本出於元槧，或是如此，其書名已忘之矣。明吳永有《續百川學海》百二十種。馮賓可有《廣百川學海》百三十種，皆從此濫觴，不知左書百種，實寓百川之意，吳馮二氏之續廣，殆未達初旨耳。

按：此二則跋語，不僅清楚說明左圭編《百川學海》的旨趣，贊許左氏採擇版本嚴謹，多保存宋代刻本，為後世校勘珍本等等。跋語中辨析左書首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證知《輯存》所錄，句讀有疵，難免有誤導讀者之失。



《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著錄清丁耀亢撰《續金瓶梅》（十六卷六十四回），清抄本，六冊。收錄是編題跋兩則。其一：「庚午（筆者按：民國 19 年，1930 年）秋七月，得于濟市茹古齋之亂書中。」其二：「此書為諸城丁野鶴撰。前為本館收一殘冊，茲再以此冊移贈，聞全書只莒邑莊氏有一本也。廿六年八月再記。」今見 19 年 7 月 24 日日記，有跋語云：

諸城丁野鶴與同邑張世民等五人，痛朱明之亡，入清不仕，隱居五蓮山中，著有文史及詩文集等，相傳《木皮子傳》即出其手。吾鄉有傳鈔《齊景公》《侍孔子五章》及《齊人有一妻一妾》等鼓詞三種，亦聞為先生所撰，其書皆憤世疾俗、托詞滑突。前聞友人李萬青言，先生別有《續金瓶梅》二十四冊，隱詆滿清，迄未刻行。莒州莊式如藏有全部，并編入《通志·藝文》。政局突變，萬事都輟，日前雨中偶過茹古齋，檢其几上殘書，無意中得此零本，連同鈔本《山左碑目》及元明補版《宋史》殘冊，經北草堂校本《新五代史》、宮玉甫手抄《養一齋詩》，以二十番購得之。歸來檢閱一過，亦未見有詆觸滿清之處，內述金兵殘暴情形，意中或有所屬。篇首錄列《感應篇》，殆以書為頌定，藉此為護符耶！《感應篇序》署瑯琊丁耀亢，亢即野鶴先生名，一聲之轉耳。頃翰文齋主人劉仁齋來言，其北平總店亦存有不全抄本十餘冊，已托其轉購，未識能寄到否？要之此書關係明清之文壇掌故，不僅有文學上價值；未可概以淫書詆之也。

按：《續編》所收書跋，語多泛泛，未見精義。據日記所載，獻唐先生詳述購求丁氏《續金瓶梅》抄本的經過，並說明此書非僅是文學價值，尚具文獻價值。

《守書日記》於民國 19 年 7 月 28 日日記載跋元槧《宋史》殘本：

此元槧明補版《宋史》，存志四十二至四十六，共四卷，書為托克托等修定。至正五年十月表進，六年咨行浙江行省差史官翰林□張鳳翥送淨稿選匠依式鏤版，工畢，用上色高紙印選百部，裝潢送都，其遼金二史亦先時刊行，號稱三史。據《葦竹堂稿》，三史書後刻版在浙，久燬於火。沈公禮曾從廣州鈔得《宋史》一部，訛誤甚多，是此書在明正統時已難得元槧。成化間兩廣巡撫朱英復刻於廣州，後入南監，是南監本，內脫〈孝宗本紀〉第八葉。（作者夾註：自明補版以迄乾隆殿本謬誤於沿《群書拾補》，盧抱經依元槧補正，始知其誤）近代藏書家聊城楊氏海源閣有元槧補抄本，晒宋樓陸



氏、長沙葉氏有全本，北平圖書館及嘉興馬氏有不全本（作者夾註：見莫邵亭《宋元舊本經眼錄》），適園張氏有明補版本。莫邵亭在滬上書肆見一全本，其敘元槧款式同，云版心中間大書紀志表傳等分卷。魚尾上右書宋史通卷，左為字數。魚尾下左刻寫人姓名，右刻工姓名。黑口雙線，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大題在下，均與此本合。初以書已殘缺，前後無可驗證，此間又無北監本對勘，但以款式字體定為元槧仍蓄疑蘊，繼就各家藏書志，交互比對，乃知的為元槧，中有明代補版及明人抄補多頁。《適園藏書志》著錄之本亦有補葉，為明時所印，與此正符，但書內所補或剝去別書，或另鈔全頁，殆以版印不清，故分別補寫，藉便閱覽，如是此書元板，明代猶存，刷印既多模糊，所歷年時亦必甚遠，葉氏燬火之語，未盡可信，或是此版為劫火所遺，修補印行亦未可知。書為裹脊裝訂。明代刻書間有此式，其源又出於宋時之蝶裝，惟訂頁不同耳。今海內《宋史》元槧已寥如晨星，詎宋一本在異邦，海源所藏又迭經匪劫，未識存佚，寶而諸之，亦柴窑片瓦之意也。

同年8月5日日記載跋原刻本《板橋家書》云：

文以情勝，情真則文至。板橋家書勝處全在情真也。其為人作書亦喜像家書，數年前曾見二堂幅皆然。板橋既得天下重名，齊魯間之贗畫偽書，彌望皆是，濰邑有譚姓木匠撫擬尤能亂真。生平所見先生蘭竹，只焦山寺中一幅為的，他雖如譚某之善摩，終難掩也。此家書原刻本，其板歸郭懷堂，後單印行世者。七、八年前求《板橋集》於濟市尚不少見，然多翻刻模糊，初印絕妙。余曾得一本甚不恰意。近年即求一糊模之原刻本亦不易得矣。日前偶過茹古齋於破書堆中檢得此冊，紙印尚極清省，重付裝池，題數語存之。時十九年八月五日雨宵燈下。

按：以上二則，或論《宋史》版本，舉各家藏書目著錄查核，至今尚有元刊元印本、元版補鈔本及元刻明補版諸本，頗值得參考。或說明山東一地有善摩鄭燮書畫之輩，不僅是藝林掌故，亦是證驗板橋贗作的重要線索。獻唐先生日記內類此題跋甚多，此對研治版本目錄學者必有助益。

## (二) 多存書畫碑版題跋

日記裡尚保存甚多的書畫及碑版題跋。獻唐先生涉獵碑刻之學受葉昌熾《語石》啓迪。<sup>[14]</sup> 待其掌山東圖書館，除建設圖書館為北方文獻重鎮，並多收善本



古籍與名家墨寶及碑石拓片。有時圖書館不便收購，則以私人力量購買，每有所收，必撰題記，說明其特色或價值。略舉數則如下：

19年7月26日載〈跋姚伯昂楹聯〉云：

是聯得自中牟倉樂軒，尾款署青波，其先人之字也。樂軒為余同寅，家世遞傳蓄藏書畫甚多。清末供職北平，與盛伯熙、王廉生往還，尤精鑒別。年來所收書畫，陸續散出。余存有元人畫佛，亦樂軒舊藏也。今歲春初得姚伯昂墨菊立幅，日前蜚英齋又以此聯介紹求售，一書一畫，同出竹葉亭生，正可取以相配，議價既成，即付裝潢，并記其緣起於此。

19年8月8日載〈跋舊榻趙書天冠山詩〉云：

《趙書天冠山詩》有二，一為此本。其一迄未上石，祇見景印本。說者以此本文跋，誤以天冠山在丹陽郡，證為贗作，并以松雪此書，亦非真蹟。輒近二百餘年幾成定讞矣。以吾所見，文跋雖誤，安知非一時疏漏，興酣落筆，偶失稽諒，古人時或有之，不能執此便以文跋為偽，即使果偽，昔賢書畫之有偽跋者多矣，亦不能以文跋之偽牽及松雪。今觀此書神采飛動，秀骨怳人，其邁結勁拔之韻，在松雪生平行書，除為中峰所寫蘇詩外，尚未見此佳製，非特景印本不及之也。吾人即書論書，書而果佳，雖偽曷害。又況未必即偽也。余年十一二歲即喜松雪者，先公曾為購得一本，榻墨軟次，手自翦裝，已珍若拱璧。十年以還，不復追摹趙書，然偶見趙帖精拓，仍喜收之。友人李萬青前時贈予一本，較舊藏為優，後又收得此冊，椎搨尤精，跋語亦清晰可見，以校近拓則模糊不可辨識，尚是嘉道舊本也。日前友人高玉裳假去臨摹。余既解卸圖書館任務，將離此他去，高君因以見還。飯後無事，燈下展玩一過。兒時心情猶宛然在目，日月不居，行近中年，書此感慨系之矣。

按：此則可知獻唐先生自少年即喜愛趙孟頫，並曾摹寫之，因而對趙書神韻尤有體會，故斷定此拓本字跡應是趙書，無庸置疑。文中並表達其對書法的真偽，不妨「即書論書，書而果佳，雖偽曷害」，則是從鑑賞的態度立論。

27年8月21日載〈跋何媛叟行書條幅〉云：

媛叟作書如麓台作畫，所謂筆端金剛杵者也，其題黑女墓誌亦謂，每一臨

[14] 跋清葉昌熾撰《語石》云：「十二年前服務青島，因事赴濟，於山東書局得《書林清話》及此書，始為版本碑刻之學。前此泛閱他家之書，了無入處，導余先路者唯二葉先生也。（下略）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雙行精舍主人。」





寫，必迴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約不及半，汗浹衣襦。今觀其書體無大小都為獅子搏兔，竭全力赴之，細筋入骨，直透紙背，非特自言汗下，觀者神往力湊，亦為之汗下，書而使人汗下，正其所短也。此幅似非何媛叟經意之作，然愈不經意乃愈自然流美和暢，一洗前此積習。吾於驪黃之外，求媛叟手跡僅得此幅，款署雲舫者，陳姓，歷下人也。

按：此則述其收得清代書法家何紹基行書條幅後的感言。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居士，晚號媛叟，一作猿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工經術，通律算，精考訂之學，研討金石碑版文字數十年。于書學悉心追研，探源入化，成就極高。行、楷書法顏真卿，融會李北海、蘇東坡而能縱變其法。于周秦兩漢篆、隸饒有心得，卓然成家，草書奇縱凝練，為一代之冠。<sup>[15]</sup>

37年2月19日載〈題文登西漢石刻墨本〉云：

石在文登，此濰邑陳簠齋裝藏拓本。十四年前得於涕上敬古齋。曾倩人往拓多紙，已分貽同好矣。舊釋首紙文為巖掾高，次為昌陽巖，兩巖字皆非是，或說首紙巖為郟，亦誤。細審書體，當時殆以求整，將點作𠂔，則𠂔即郟，𠂔即光，光下固從人也。《廣韻》《集韻》郟音省，地名；掾為官屬；高殆人名，非姓。昌陽為漢故縣，在今文登西南三十里。光亦人名。兩漢皆置昌陽，莽改風敬亭。此石書勢在篆隸之間，不出西漢，即出於莽。今既有昌陽地名，必非新朝刻辭。西漢五鳳河平諸石，亦不及此古厚。其前尚有甘泉山石雖稍遜而體制相仿，可以推證時代矣。

同年2月25日載〈跋舊拓史晨前碑〉云：

此冊鈐有東武及鍾氏金石諸印，疑諸城鍾麗泉物，今歸大荒。拓舊而佳，已漸成星鳳矣。原碑每行三十六字，末嵌跌眼，難於施墨，舊拓每少末字。乾隆己酉（筆者按：五十四年，1789）何夢華始鑿開全拓，此本行仍三十五字，當在以前。如弘字口上未損，證驗頗多，碑估類能言之。（曩見景印湘潭周氏藏本，斷為元及明初拓者，附姚茫父書，謂為三十六字本。）十年前曾為魯圖書館收曲阜孔廟漢碑整幅，僅缺禮器，餘皆完備，搨墨與此同時，

[15] 參見：《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文物出版社，1995年。按：小莽蒼蒼齋，田家英書室名。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48年起擔任毛澤東的秘書，1966年5月逝世。







其已散失。又收鍾麗泉所輯泉拓全帙幸尚存。滄桑之後，夢影猶存，附記以諒大荒。

同年3月4日載〈題張遷印拓本〉云：

印爲方雨樓舊贈，報余南阜硯之貽也。陳簠齋致吳退樓書，謂藏張遷李翕二印，皆避邪紐。檢《十鐘山房印舉》有張遷印信、李翕印信，以文紐徵之，殆二母印。此張遷私印，紐作異獸似避邪而尖喙，製甚高，與常紐不同，乃子印。陳與余藏，本一母一子，不知何時離分，更不知何時能爲延津之合也。

同年4月3日日記載〈題臨本小子師敦〉及〈題臨本洛陽殘石〉兩跋：

題臨本小子師敦

此商器，舊題小子師敦，左從，爲兩目合書；右從子，以形義推索，乃省字，非師也。《說文》省從。省，從中，訓視，詞旨甚晦。古文從少，隸書同，篆文上作，蓋爲少訛，徐灝已言之。子與少義通，又從目，正省之古文，本義爲細察，引伸爲省少，故從少或子，會意，與見眇二字不同。見下從人，眇從少聲，前體無小意，後標爲音，未可溷淆也。至左方兩目，即二臣字，臣爲瞋之古文，別有考。

題臨本洛陽殘石

洛陽太學舊址，時與石經同出，殘石字小，不知何碑。徐森玉得一枚，文爲「留一株」三字，柯燕舫一石爲「樂廟」兩字，今所撫者爲周季木藏，字最多而同爲一碑，書體整飭，約在曹魏。余舊收遂性草堂硯，亦以殘石磨製，字大小與此同，別爲一碑，疑仍洛陽出土。當時太學歷經數朝，碑刻甚多，已難悉考，本不祇經傳也。

按：獻唐先生於書畫印拓等鑑賞題跋，至今未公諸於世。先生精於書畫，他的書法是融篆隸于行楷之中，自成一家風格；作畫喜繪花卉和山水，著墨不多，景不取繁，信筆點染，無不妥貼，似漸江，也類石濤和尚。因此，他在書畫方面的題跋，就作品的遞藏及真偽考訂，立論精審，與考訂書籍相同；其中言及藝術鑑賞，別有見地，高出一般收藏家。

### (三) 多載書林及見聞掌故

獻唐先生日記除保存許多完整的題跋，日記內更是保存了許多他購置書籍文物的心路歷程，這些過程在序跋題記內不易察覺，在日記中能更清楚掌握他爲圖書館添購古籍善本，其審辨版本、償付價款的嚴謹。如：



(十九年)七月十日。早起電詢馬宅，知祥兄由平來濟。檢《泉匯》三冊，蜚英齋以新得天書《金剛經》來看，贗品也；又精抄本《石菴詩集》僅十六頁，償以價，未識能售否？文徵明自書詩稿長卷，筆力甚道美，結體亦嚴，細審之，仍有拘牽之跡，未能暢肆，亦後人所摹也。日前在青見影印文氏前後赤壁賦手蹟，當不及此。建德周氏以新刻《周愨慎公全集》四函見貽，即轉存圖書館。芳潤閣主人趙君送所裝訂書籍八種來，皆日前為圖書館購存者，內有虎鈐僅六冊，明抄本也。帖工于君來譚，囑其補拓滕縣畫石側面畫紋，因言及高湛墓志，既藏南關陶氏，家已中落，亟欲出售，索價千五百元，余為圖書館還四百元，不應。此石濟南有贗本二，一為城東某氏所刻，一為于君所刻，數年前均售於北平估人，一得銀一百六十兩，一售三百元。現陶氏所藏，迺原石也。陶氏先人亦嗜金石，此石得於後宰門之三官石印局，移轉之時，曾拓千餘本，損石殊甚，當時每幅售洋十元。自歸陶氏後，僅拓數次。日前窮窘，又囑于君拓三十餘份出售，每份僅售三四元矣。友人陳雪南前長工商廳，陶氏後裔願以原石贈之求得職司，雪南不應，言寧可平價購之，不能以此為賄。嗚呼，是可風矣！午後，至各閱覽室巡視一周，即至馬家晤祥五二兄談，四時始回，天已宴矣。過寄觀閣得《龍龕手鑑》，乃函海本，刻印極劣，備參攷而已。又至蓬萊書局坐半刻，檢閱新收書籍。回館。晚飯後續閱《古泉匯》二冊，分別抄記，又閱《拜經樓藏書題跋》數頁。萬章來，共食西瓜，神思昏瞶，即就睡。適輯五來，披衣起談。輯五經營書業數十年，精於鑒別，為此地書友之冠，談北京藏書家掌故甚晰，如傅沅叔、董綬經、陶蘭泉皆其故交也。又言幼時為琉璃廠學徒，繆荃孫、葉邨園德輝時往購書，及數年前葉氏以保皇被緝，逃至北平，日長無寥，坐書肆中為之代繕書籤，插架累之，皆其手筆也。余因憶前在海上得葉氏藏書一種，頗怪葉氏家甚豐裕，曷以散去。後閱報，前年在籍為共黨槍斃，子孫以書不能守，盡售之海上，就中以中國書店所得最夥，今觀其書目，多有葉氏批校善本，惜力不能購耳。葉君精于版本，所著書多已刊行。此後又刻《邨園讀書記》、《書林餘話》二種，所論俱有獨到，尤注意近代版刻，考証源流及獲此書，無不厭其詳，固與百宋千元之收藏家，其見地有別也。夜十一時就寢，聞教育廳尚無人接替，前定聶□溪，已表示不就，其隸屬之機關如圖書館，更不知何日可得分曉，聽之而已。致莘農快函，囑其轉詢希農籌款



事。膠路電報電話聞已阻隔，未知能達到否？

按：此則日記頗長，事實上獻唐先生平日除身體極度不適外，每有所聞見，必翔實錄載。如此段文字，除少部分與個人生活有關，多記文獻掌故，包括對文徵明書法的鑑賞，滕縣出土畫像原石的遞藏情形，書商彭輯五與藏書家葉德輝棲身琉璃廠的軼聞，內容至為豐富。尤其論葉德輝藏書的特色是：「葉君精于版本，所論俱有獨到，尤注意近代版刻，考証源流及獲此書，無不厭其詳，固與百宋千元之收藏家，其見地有別也。」頗值得參考。

（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前略）劉仁齋來言某姓有抄本《說文義證》，批校甚多，以為原本，不知迺抄本也。桂氏底本吾鄉許印林依以校刻後即歸同邑丁少山，少山子孔章，以二百金抵押於莒州莊壽星，現當存其家也。（中略）晚飯後復檢記《泉匯》一冊，彭輯五來，因言前見北平富晉書局書目有羅紋紙抄本《隸續》八卷十六冊二套，索價四百元。原定翟云升自寫原稿未刻行，或是《隸篇》初稿？輯五言此書係彼購自濰縣郭氏，以四百元售羅叔蘊，但用厚毛邊紙抄寫。羅紋紙此不符者一；又富晉此書定四百元，八折三百二十元出售。羅氏家世豐裕，安能虧價割讓，此不符者二；當是別依底本影寫，偽為底本也。

按：此則對桂馥撰《說文義證》原本遞藏情形有非常清楚的說明；此與獻唐先生的家學淵源有關。蓋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自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起，由日照許瀚親自校勘首刻，于咸豐二年（1852）五月刊成，僅刷印數十部攜至杭州銷售；而版藏許瀚家中。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捻軍過日照河塢村，《說文義證》版片及許瀚家中藏書皆毀。同治九年（1870）湖北崇文書局以此書刻後印行未廣，乃從事翻刻，即由許瀚弟子丁少山負責此事。<sup>[16]</sup> 本文前言獻唐先生尊祖亦許瀚弟子，王、丁兩家既為世交，又有親戚關係，故對《義證》原稿本的遞藏自是熟悉。日記中又對翟云升的《隸篇》寫本流傳，據其經驗判斷，北平富晉書局出售者，非羅振玉舊藏，所論極合事理。

（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前略）翰文齋送所裝《齊魯陶文》，乃日前為圖書館所購古陶器文字之拓片，為濰縣陳篋齋舊藏，共一千八百件頁，別印紙片，使翰文齋黏附於上，頗費目力，至是以單片送來，余擬選其文字清晰而

[16] 有關《說文解字義證》刊刻經過，可參拙著《許瀚文獻學研究》；華正書局，民國88年3月。



不重複者爲正集；其文字不重複，而拓印漫漶者爲閏集；文字重複者爲附集。并擬以正集付印，饗國內之治文字者，因此書能集現代陶文之大觀，向來未有以之印行者也。惟選擇編定手續甚繁，必俟選編妥竣，方能裝訂成冊。余擬將去之前，必爲本館完成之，并作一長序，至能印與否，則俟後之君子矣。

按：此則敘述編印《齊魯陶文》最早的構思，日記中真實呈現獻唐先生在局勢混亂之際，有爲有守的一面。時至今日，翰文齋裝訂的《齊魯陶文》（不分卷），典藏山東博物館。而於民國 22 年印行《鄒滕古陶文字》（不分卷）石印本，國內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一部。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陰。星五。（前略）八日來未得閱報，購《時事新報》閱之，知近中各路戰事無大變化。長沙日前之大火，乃係本地當局聞岳陽不守，驚慌失措，誤爲長沙亦將不免，遂自動將公共建築焚燬，大火一起，各處燎原，全城竟成焦土，死亡流離，慘烈萬狀，損失直不可以數計。其實此時敵人相距尚遠，不思固守，聞風放火，且多棄職逃走，蔣委員長聞而震怒，即親往長沙勘察鎮撫，并將警備司令鄴悌、警備第二團長徐崑、警察局長文重孚皆處死刑，省主席革職留任，責成善後，并爲辦理善後及建設新市區起見，由官紳建設善後建設委員會。自去秋抗戰發動，汪精衛提出「焦土抗戰」之口號，一般人多誤會其義，致有軍政當局不論戰與不戰，專以破壞爲能事，謂不資敵，亦無敢有非議者，狂潮所趨，致衍成此次長沙之慘變，不知汪氏之言焦土，乃戰而焦土，非不戰而自行焦土，即使破壞亦當限於有利敵人之建設，不當舉全市公私房屋一體燬之，燬而於敵人進展並無大礙，反使本國同胞流離無依，自殘其再生之力量，并使身受者對政府失望，逼而別走歧途，韓氏之去濟南，即坐此病，思之真堪痛哭！不圖一人一言曲解之禍，竟流毒至斯！汪氏對此，現已深自痛悔，爲文闢之。嗚呼！已晚矣！

按：此則是對時事的記載，以一介百姓的觀感，將長沙大火的前因後果子以剖析，此非親受顛沛流離之苦，又能洞燭機先者，焉能有此深刻紀錄！信對研究抗戰史事者足資參考。

#### （四）錄載近代學者的事蹟

獻唐先生其交遊多學界人士，如：丁惟汾、王重民、孔德成、李炳南、屈萬





里、陶湘、陳夢家、黃炎培、傅斯年、傅增湘、葉恭綽、董作賓、路大荒、蔣逸雪、衛聚賢等，在日記裡可以看到彼此書信往來與詩歌唱和的情景。抗戰中期因受中英庚款委員會之聘，撰寫《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寄身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研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在重慶，史語所所址在四川長江北岸南溪縣李莊鎮，距鎮三四華里之栗峰（俗名板栗坳）。山居寂寞，研究學問外，無所事事。先生日與屈萬里、董作賓、王仲武、那簡叔、蕭綸徽、李濟、勞榘、羅伯希、羅蘭陔、芮逸夫、陳槃安、梁思永、遼欽立、張政烺等學者往還論學，在布衣粗食，極艱難困苦之生活中從事研究工作而成績斐然。<sup>[17]</sup>

（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晴。星期。七時許起。看《嚴譜》。王叔岷來談。續撰《錢考》。午飯後小睡。檢閱《西洋年紀》及《泉匯》諸書，續撰《錢考》，晚飯後出外散步。彥堂來談。為叔岷畫菊一幅。十一時睡。看《嚴譜》畢。

按：此則記載王師叔岷彼時亦在栗峰，而獻唐先生為其畫菊一幅。此一幅畫，今正懸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叔岷師的研究室內。當日叔岷師尚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附屬於史語所，獎助學金亦是由中英庚款支付。

（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陰。星六。八時許起。檢閱《小校經閣金文》諸書補前稿數條。至圖書館查書。羅伯希來，贈美酒一瓶。午飯後，孟真來，以所作〈殷曆譜序〉見示，細閱二過，交翼鵬。至彥堂處。去年彥堂五十壽時曾口占一聯贈之曰「五秩稱慶，一堂獨存」屬伯希以篆書寫之。歸後，孟真來談。作跋，書於聯上送彥堂。昔錢玄同以王觀堂、羅雪堂、郭鼎堂及彥堂，為甲骨學中四堂；今王、羅已老故，郭亦別治他業，故云一堂獨存也。接交行寄來教部匯款單。晚飯後，出散步。藍君來，覆逸雪長函。翼鵬來說。十一時睡。看《通考》。

按：董彥堂作賓先生五十歲生日時，獻唐先生撰詩祝賀云：「今古星星火一

<sup>[17]</sup> 王利器撰〈六同求學前後——回憶導師傅孟真先生〉一文云：「李莊，古六同地也。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離李莊十來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在那裡設有辦事處，由鄧廣銘先生負責。其時，文科研究所的同學王明、任繼愈、馬學良、劉念和、遼欽立、胡慶鈞、王叔岷、李孝定諸人已在那裡。史語所則有：向達、丁聲樹、岑仲勉、張政烺、王崇武以及董作賓、李方桂、陳槃、勞榘、石璋如、董同和、高去尋、凌純聲、芮逸夫、全漢昇、楊時逢以及寄寓的王獻唐、屈萬里諸先生在那裡，朝夕相處，左右采獲，獲益良多。」（載於：《傅斯年》，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等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薪，上元調曆若爲神。已教張史無餘藝，更覺平陽有替人；閱世龜書擲舊典，當前蟻酒對新春。與君且話名山業，五十年華自在身。」並以硃砂寫訖贈之。

(三十二年) 九月十四日。陰雨。星四。夜間微受涼，又失眠，晨起腰痛。至濟之處，看其所研究之殷虛各種陶器及陶器上花紋文字，伊方撰陶器專書也。繼至彥堂屋小談。午飯後，睡至四時始起，腰仍痛。晚飯後，翼鵬來說。接伯璞、香南函。致崇五一函，次簫一函。覆劉希賢一函，莘農一函。十時早睡。

(三十三年) 三月三日。晴。星五。七時計起。仍撰《錢考》。午飯後，與仲武至江邊坐譚多時。回，小睡。接伯璞、少白各一函。又接聚賢快函催稿。接張溥泉先生二函，一寄新得漢石經殘石拓本一面，爲易經一面，爲校勘記甚可貴，囑翼鵬考之；一寄西安籌委員會新收之殘銅片拓本，爲「王作康季寶尊鼎」囑爲考釋。晚飯後，至彥堂家，未遇，即回。檢金文各書考銘文署王者。續寫《錢考》一葉。十一時睡。看《甲骨文字研究》。

(三十四年) 三月六日。陰。星二。天氣又冷。八時許起，續撰前稿。午飯後，小睡。仍撰前稿。翼鵬以所撰〈漢石經周易用梁邱本〉一文來，細閱一過。晚飯後，出散步。回閱報。續撰前稿，多日疑難皆迎刃解。十一時睡。看《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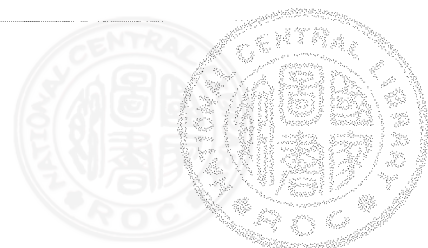
按：獻唐先生至李濟先生處所見的陶器，濟之先生撰有《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一書，今藏中研院史語所。民國 33 年，時張溥泉先生擔任西京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會購得陝西岐山縣東北 60 里周家橋程家村出土之銅器，溥泉先生以拓本寄獻唐先生，先生撰〈岐山出土康季甬銘讀記〉一文<sup>[18]</sup>；溥泉先生另寄之石拓本，翼鵬師則於次年撰成〈漢石經周易用梁邱本〉一文，此文後以〈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考——跋張溥泉先生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跋〉名篇而發表。

<sup>[19]</sup> 以上略舉數則，可知當時學者勤勉治學的情形。

至於史語所同仁生活的情形，王師叔岷於〈栗峰五年〉一文曾有敘述云：所中同仁都很清苦，很少肉食，有次溥先生在重慶籌得一筆小款，附一封信，托人帶回來分贈同仁，要職位低人口多的，分的多。因此職位高的就不高興，出怨言。溥先生附信中已經先提說：「你們分得這筆錢後，有的人一

<sup>[18]</sup> 此文載於《考古》，1964 年第 9 期。

<sup>[19]</sup> 此文收入《書牖論學集》。



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罵。」（見《慕廬憶往》，華正書局，民國 82 年）

抗戰愈到後期，生活物資更加地匱乏，物價節節攀升，而史語所儼然是一個大家庭，患難與共，和樂融融。茲舉數則如下：

（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晴。星四。八時起。彥堂來，日前以五百元由所中購平價布等即贈彥堂。續點校《錢考》。午飯後，為彥堂畫荷一幅，其子小興送桂花數枝來；今年閏月，開較早，浸之滿室生香。濟之之老太爺李郢客，後日為七十七歲壽辰，彥堂以其畫像屬點綴。晚飯後，至江邊散步。回寫小引於畫像之後，備祝壽者題名。續點校《錢考》。天氣又熱。接維本函。十一時睡。看《識小錄》畢。

（三十四年）一月十六日。晴。星二。八時許起。天氣漸暖。孟真來。續點校《錢考》。午飯後，陳寄萍來，仲武繼至。出散步。小睡。仍點校《錢考》。濟之、彥堂來。晚飯後，出散步。夕陽啣山，雲霞煥采，極有畫意。若能晴一星期，春收又有望矣。回點校《錢考》。十一時睡。看《史學論叢》。日前希伯贈酒二瓶，據云明代酒窖，其釀成在五十年前，飲之，果然醇美。今日孟真來，酌一杯去。濟之飲之，回大稱贊。思永又求。彥堂來酌半杯去。甚有趣。

（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晴。星三。七時許起。看《時與潮文藝》<sup>[20]</sup>之〈月亮下落〉一篇，極佳。續清《錢考》。午飯後，仍清《錢考》。翼鵬、仲武來。聞彥堂生女，使人購雞蛋為賀。晚飯後，至江濱散步。李小定來。續清《錢考》。十二時睡。仍看文藝。近來米價日漲，上月吃米合七百餘元，本月五千一百五十三元矣。

以上雖短短數語，內容豐富，頗饒情趣，有對文藝佳作的讚許，有史語所同仁間的溫馨情誼，有對物價飛漲的紀錄。文中的「李小定」，指的是當代甲骨文大師李孝定先生，從字音可以想見當時居四川，彼此南腔北調的稱呼與交談的情景。

### （五）多載治學的途徑

獻唐先生治學態度嚴謹，從其日記中可充分瞭解其撰寫《中國古代貨幣通考》與《國史金石志稿》時，除需要參考大量的中外文獻資料，也力求從出土文物中

[20] 《時與潮文藝》，雙月刊。民國 32 年 3 月 15 日創刊。共 270 期。時與潮社發行，重慶。



獲得印證，遇有疑難則與友朋商討之。

(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陰雨。星二。八時起。看《紀年》，改正〈建武范考〉，點校一過。午飯後為勞貞一作山水一幅，頗稱意。少睡。看《紀年》，接建青、逸雪、貫一諸函。前求貫一轉呈省府，增加館中補助費，函言已電請矣。晚飯後彥堂來談，以所撰《殷曆譜》將付印之抄葉來看，甚精密，傳世之作也。余亦以〈建武范考〉與之商酌。去後，續寫《錢考》。十一時許睡。看《紀年》。

(三十二年)九月一日。雨。星三。夜間大雷雨。七時許起，看《年譜》。繼續點校《錢考》。至彥堂處，商討《善齋吉金錄》著錄北周大象元年□通萬國錢范之歷算事證，知范果偽作也。午飯後少睡。雨不止，稽校《泉匯》諸書，考花文錢。仲武來談。接逸雪函。晚飯後補撰《錢考》中之白金一葉。十時許畢。十一時許睡。看《年譜》。報載羅、邱在魁北會議已完畢，發表宣言，對亞洲戰事已有決定辦法，若全力進擊日本，此尚非其時也。

按：32年八月間，獻唐先生選述《古代貨幣通考》已大致就緒，乃重新點校清抄，在整理期間又一審定資料，不時改正增寫，凡此可知其治學態度的嚴謹。

(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晴 星四

八時起。續整理《志稿》，毀類增入十數器。午飯後，小睡。仍撰《志稿》。仲武來，晚飯後，出外散步。回撰《志稿》，至十一時盪類編畢。十二時半睡。看《銘文研究》。閱報，朱邊先先生因病逝世，此老史學功力甚深，近年鬱鬱不得意，病亦隨之，史學界之損失也。

(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晴 星五

八時起。仲武來。接倪伯賡函，即覆。翼鵬來。以《三代吉金文存》校補《志稿》盪盪諸類。天熱甚。午飯後，稍睡。仍校補《志稿》。接曾麗川寄贈新印《猛悔樓詩》，乃貴池王世籍著，讀數首，真詩人也。晚飯後，與翼鵬散步，直至山上黃裸樹底，坐多時。九時許，步月回。十一時許睡。看《文存》。

按：《國史金石志稿》(二十卷)<sup>[21]</sup>共分四類，為金、為石、為骨玉、為陶

[21] 《國史金石志稿》，一至十三卷係手抄清稿，今藏南京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後半部，計十四冊，係手稿，今藏先生後人手中。屈翼鵬師撰〈王獻唐先生事略〉，云先生「精力所萃，尤在《貨幣通考》、《國史金石志》二書；然以卷帙繁重，復值世亂，竟未付梓。」(《事略》，載



木。所錄各器，以民國出土，及民元以來著錄者為限。如果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1935）是 20 世紀中國銅器研究史上第一個高峰，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是第二個高峰，1980 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的十八本《殷周金文集成》為第四個高峰的話，則《國史金石志稿》可以說是第三個高峰。《三代吉金文存》與《殷周金文集成》皆未將古文字釋讀成現在的字，而獻唐先生編錄的《國史金石志稿》皆有釋文，不僅展現他個人的古文字學造詣，也是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sup>[22]</sup> 由上舉日記可規知獻唐先生當時編寫的用心，可惜《志稿》至今未印行。

《山東古國考》<sup>[23]</sup> 收錄〈釋醜〉（上篇）一文，此篇是從民國 24 年（1935），山東益都蘇埠屯商墓出土傳世二組銅器銘文出發，考察夏代以來山東姒姓的己、婁、諸等國族的歷史。文末兼述及姒姓族徽諸銅器的特色。從日記中知此文始作於 32 年 1 月 28 日，2 月 11 日撰畢，並開始清抄點校，其中改寫一葉，至 2 月 24 日完稿寄出，歷時近一月，茲舉數則，略窺此一期間其撰述的歷程。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陰雨。星五。七時許起，摹記醜形金文諸材料。彥堂來。午飯後，繼續摹寫，三時畢。少睡。復檢閱《寶蘊樓彝器圖錄》，搜記資料。晚飯後，檢閱《籀經堂類稿》，寫記資料，考幣文 𠄎 字頗可信。十時睡，檢閱《武英殿彝器圖錄》。連日陰雨，至夜雨益甚。今日天甚冷。

（三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陰。星一。七時許起。檢查各書，考杞、諸、淳于史地。又至圖書館送還他書，復借《方輿考證》、《續山東考古錄》、《路史》等數書。歸來檢閱。午飯後，仍翻閱各書。翼鵬來，送還所借彥堂各書。至苑峰處閒談，見羅希咸等所藏川中近出漢畫碑拓本六七紙甚精；又晉墓門石刻及孟蜀石經拓本三種。五時回，看《德宗遺事》。晚飯後，翼鵬與同鄉遠君來談。去後仍檢各書，考杞、諸、淳于。十時睡。看《遺事》。

（三十三年）二月二日。陰。星三。七時許起，仍檢閱各書考杞諸氏族大

《屈萬里先生文存》，第五冊，頁 1887。）按：《貨幣通考》已由齊魯書社印行；《國史金石志稿》尙未梓行。

<sup>[22]</sup> 此借用吳銳先生來函語。按：吳銳先生現服務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已接受安可行女士（王獻唐先生三兒媳）委請，擬整理《國史金石志稿》。

<sup>[23]</sup> 《山東古國考》，《王獻唐遺書》之一。齊魯書社，1983 年 11 月。按：此書收〈黃縣其器〉、〈山東古代的姜姓統治集團〉、〈釋醜〉（上）、〈邳伯壺考〉等篇，書末有陳夢家撰〈後記〉。





體，擬撰一文名〈釋醜〉，分上下兩篇；上篇說氏族，下篇釋字形。致彥堂一箋，請其抄與卜辭中各項資料。午飯後，仲武來長談。至圖書館查書，檢閱《金文世族譜》。合作社計算上月全月份油煙諸費共七百餘元，物價真可駭人也。晚飯後，出外散步。回寫〈釋醜〉上篇一紙。十時許睡。看《世族譜》，此書子馨用力精勤可佩，惟其序文中抄錄王靜安之〈鬼方昆夷獫狁考〉一大段，未出王氏姓名若爲己有，未免美中不足也。

(三十三年) 二月十一日。晴。星五。七時許起，續撰〈釋醜〉。孟真來談。午飯後，續撰前題。出至山間曝日，坐甚久。回少睡，仍撰前文，至五時完畢，全篇約萬言，乃上篇也。晚飯後，復出散步。回整理文稿訂冊，開始清寫約一葉餘。十時許睡。看《清儀閣藏古器物文》。

(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日。雨。星期。終日陰雨，七時許起。續點校前文，改寫一葉。午飯後，看《古器物范圖錄》。小睡。仍校點前文，至晚飯後七時蒞事。覆述先、孝先各一函。十時半睡。看《古史新證》。雨益大。

(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陰。星四。七時許起。整理前文，作函寄聚賢，并將翼鵬及王叔岷二篇寄去。肖梅來談，白希繼至，贈漢磚墨本一。午飯後，與白希至彥堂處。三時回。復將前文之底稿整理訂冊。孟真來。晚飯後，出外散步。回爲郎貫一畫印張，尚未刻也。看《觀堂集林別集》。十時早睡。

按：上舉數則，可以瞭解獻唐先生撰寫〈釋醜〉，能充分掌握相關的金石資料、卜辭資料，這與他精通目錄學和金石學有密切關係。而他不把銅器的研究僅僅拘限于花紋形制和文字的考證，而是利用研究古代國族的興起、變遷與衰亡，研究它們的歷史地理狀況。因而對小學、經學及古地理學等等方面，也有許多創見，足供相關學者參考。

日記中多藏未刊稿，如 34 年 1 月 7 日日記附〈說料〉一文，可窺其邃於古音韻，善用方言、俚語及古文獻書證，探討「料」一詞的古今流轉變化的內容如下：

吾鄉戲問人薪俸，曰：「幾個料？」又問人有無報酬，曰：「有料沒有？」料讀尖音，亦或如撈。（又曰「撈子」。《說文解字》料下：「今江東人家有云撈子，皆此字。華北各地多有是語。」）乃古語也。料、撈皆即牢。《漢書·食貨志》：「官與牢盆。」注：「蘇林曰：『牢，價直也。』」（《後



漢書》注等同) 今世人言「顧手牢」(《史記·平準書》注引「顧」作「雇」, 亦即僱。) 如淳曰:「牢, 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 案兩說皆是。其訓價直, 即吾鄉所謂有料沒有之料也。又訓廩食, 即吾鄉所謂幾個料之料也。

料, 訓量牢, 訓閑養牛馬圈。(均見《說文》) 本義與此無涉, 皆由廩音轉出, 依聲托字, 廩爲藏穀之所, 本作稟。《說文》:「賜穀也。」古代給俸以穀取之於廩, 因稱俸食爲廩食, 爲廩給。歐陽永叔已言之。音又轉祿。《禮·王制》注:「俸也。」居官所給廩, 蓋古官俸。名廩本指穀言, 聲轉而作料, 作牢, 作祿, 皆一事。祿之本訓爲福。(并見《說文》) 亦假音也。漢人每牢廩連稱。《後漢書·西羌傳》:「諸將多盜牢廩是也。」又或分稱, 〈董卓傳〉:「牢實不畢, 廩賜斷絕是也。」據《漢志》如淳注:「古者名廩爲牢。」實不然, 當先有廩名, 後有牢名。而牢名之轉, 由此可知其早如淳, 爲漢魏間人稱, 古當在漢前。《漢志》牢盆之語出武帝初葉, 時次雖早, 非如淳之所謂古也。

牢料一事。牢名早, 料名亦當隨早, 增韻祿料也。以祿訓料, 爲料及牢廩之確證, 然增韻書較晚。嘗求之金文, 《陶齋吉金續錄》有秦鎔文曰飼料云云。飼即司, 司料猶司廩, 亦猶《周官》之廩人。漢官之廩犧。其云秦鎔(作者注:鎔爲器, 別有蓋, 藏口名器爲盆, 羅五、十一, 文爲「飼料」) 以文制求之, 乃戰國時器。知在東周戰國已轉有料名, 從而返證, 牢名亦當同時。如淳謂古, 得此正可參檢, 若然, 則吾鄉謂薪俸曰料, 其語最晚亦昉於戰國矣。

音轉出於空間, 亦出於時間, 此地「廩」或轉「料」, 轉「祿」, 彼地或不轉; 不轉則「廩」與「料」、「祿」并行, 此地轉音, 依聲作料, 彼地或作牢。而料、牢又并行, 久或異地并行之, 名蒼雜於一地, 其地之人, 即蒼雜用之, 因而周忱及《後漢書》又料廩并用, 牢廩合稱。一名數音, 一音數字, 求其律例及六書之轉注, 求其互喻, 即所謂訓詁者也。

先時之牢廩給穀, 後或按穀價折錢。〈董卓傳〉謂牢直指此。蘇林訓牢爲價直, 亦由此出。漢人言顧手牢即僱工之值。今工資曰牢金, 僱於人曰食牢金, 正一貫相承, 而牢又即料。日人稱繳給價值費用曰年數料, 殆學自中土。按穀折價事昉於漢, 以牢訓直, 亦昉於漢義傳。後世日人之學, 豈在隋



唐之際歟！

古之牢廩，猶今公務員之平價米，其按穀折價，猶今公務員之代金。牢廩初指穀米，即牢料，因凡牛馬於食芻外，別與粟豆，亦謂之料。《唐書·李林甫傳》：「立仗馬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由上求之，三品料猶三品祿，亦猶三品俸，即今薦任職待遇。牛馬之食料，蓋如達官之食祿矣。

按：此文釋俚語「料」，即今日的薪俸、食物代金，其柄持即在尋古今語言音變之原，闡明方言轉語諸詞之間的音義關係，此以俚語證古，為訓釋古籍開闢新的途徑。

### (六) 多載民俗風情

前述抗戰軍興，獻唐先生將山東圖書館珍貴文物西遷大後方；民國 27 年冬，獻唐先生與翼鵬師自萬縣赴樂山，每至一地，則逛書店和文物舖，注意當地的學風民情，因其觀察深刻，狀物細緻，亦具文獻價值。如 11 月 14 日抵宜賓縣；宜賓，舊名為敘府。先生次日偕翼鵬師閱肆，「有書店數所，除新印之一折八扣書籍外，所有本地木版書籍，非為醫籍，即為卜筮星象之書，可以見本地之俗尚矣。」19 日，船泊泥溪鎮，「泥溪土人呼為李其，可以覘聲紐之變矣。下船步至鎮內，沿山坡為街，長約半里許，兩旁皆小商店，食物用物頗備，殆一船泊之繁盛碼頭，街旁通一溪流，泥水甚濁，泥溪一名殆由此起。」20 日，趁「午前船未開行前，復至鎮內散步，適置市集之期，街市甚為喧鬧，值二百之銅元，此間或劈破為二，以一半作一百文，此與徐州撕二角之紙幣為兩張，各當一角為意正同。因取劈破者數半存之，亦川幣之一格也。」按：以上皆出自親身聞見，筆觸親切，清楚紀錄四川內地小鎮的民俗風情。至於記載沿途所見山水景色，又往往使人有身臨其境的藝術感受，下舉數則以窺一斑：

(二十七年) 十一月十六日。陰。星三。(中略) 八時起身，以整日無事，昨見江之對岸有孤塔聳立林表，附近頗有寺院，乃偕翼鵬渡江往遊。尋見船隻候江干，一時許始得渡，循山徑攀升，過一路亭，見夾道巖間橘樹數百，紅實纍纍，掩映青綠叢中，的燦照人，至可悅目，此在北地所無者也。繼至觀音寺，有尼出候，房屋已敝，就臨崖一室少憩，三面俯江，對岸山青，渡江而來，風帆片片，城閣鱗鱗，微聞市囂，隨風遙至，心境為之一豁，擬成一詩未就。坐一時許，更沿山上行，道旁一破寺院，未入；旋至白塔寺，寺旁峰頭即九層孤塔也。據寺中碑記，知塔建宋代，明清皆曾脩理。拾級入



塔，內供佛像，沿壁亦然。每登一級，其轉道處亦皆供佛，其建築頗似西安之大雁塔也。出塔下山入寺，寺名白塔寺，亦名聖覺寺，有近代碑記數通，碑文鄙陋可哂。此在宋代當為勝境，石刻已無可考。地處山坳，三面環峰，一面對江，林木秀蔚，山勢幽倩，惜無好事者重新修理，致古跡勝地荒落至此，可惜也。

十一月十七日，陰。星四。早五時許開船，七時許起身。見兩岸崖土皆赤紅如火，所謂赤壤者也。昔在龍山各處亦多見之，惟不如此土之紅。綠樹翠竹粉垣茅屋，掩映其間，奇妙如畫。俟到嘉定後，研色仿之。北人見為赤山或不信，而希農所藏戴鹿床畫冊，固有一幅近此者也。舟行八九里，見林表聳塔旁有寺院，詢之，為西雁塔。果與昨日所見者共為兩塔，一東一西也。敘州所在為金沙江、岷江匯流處，沿途如萬縣、重慶、瀘州形勢多如此。岷江水清，金沙江水濁，兩水交匯，清濁截然不混。細審岷江水底皆為石子故水清，金沙江則為泥土，故水濁。故書所載，涇渭諸水之清濁，殆亦由於此。從敘州赴嘉定，則沿岷江上溯，由瀘至敘則沿金沙上溯也。午間舟人進食，泊船小憩，步至岸間，見大小石子纍纍皆是，赤青白黃五色俱備，至可愛翫。欲檢數十枚帶之，舟人不肯，或有所忌也。

按：作著描述風景固令人感到文字上的自然美，惟仍多記文獻，因而欣賞其流暢文字之餘，復可有多聞之效。

### (七) 提供編次年譜、傳記的重要材料

日記的特徵是排日記事，記下作者每天的生活情況，因而不論所記何事，都是一種最樸素、最真切，最能反映作者真性情的原始文獻。如民國 19 年 8 月 18 日記：

九時起，仁齋、伯幹來譚。閱《南唐二主詞》，抄《叔廬札記》六頁，午飯後續抄二頁。忽興發欲遊千佛山，即覓車前往，路過南門里書肆，得舊抄本《南遊記》。出外城門後，見千佛青翠路滴，心目為豁，行近山前，捨車乘轎，迤邐登山，夾道風吹衣舉，且行且讀，至寺內瀏覽一過，略無是處。僧眾既俗不可耐，山門水廣寫五三慘案標語，殊殺風景。惟入門千佛崖，泉聲活活，清氣沁人，為全山之最勝處。崖上有隋開皇石刻三段，求拓本不可得。山坡中矗立二碑，一為南極老人；一為無量壽佛，隸書八字，字徑二尺許，骨重神飛，攀援摩娑觀之，為光緒時歷下汪某摹勒，或係從他處鈎得。



隸書中之大而精者，就余所見，當以此刻爲第一也。坐一時許下山，乘轎回原處茶棚少憩即行。約以時日，轎至中山門接余遊龍洞、佛峪諸處。途中續讀《南遊記》。回寓時已竣事，即撰一跋題之。晚飯後，祥農、瑞嵐、堅叔先後來譚。以石二方屬堅叔刻印，一爲獻唐題記；一爲獻唐讀碑記。鈔《叔廬札記》畢。閱《後村詞》十數頁。十一時睡。猶聞遠處炮聲。

是日日記中附有他對此《孫文定公南遊記》舊抄本的跋語，云：

一月前曾見此書於南門里書肆，售者意似居奇，議價未遂。今日午後忽發興爲千佛之遊，路過舊肆，損銀一番得之。持出城門，覓轎登山，風吹衣舉，且行且讀，既盡十數頁，已達寺中。周覽一過，坐千佛崖下少憩。澗泉飛響，時濺衣襟，別視開皇石刻已殘蝕不可辨識。問寺僧求拓本，僧以桂書歷山銘等見示。並無開皇石刻。再三詢之，又出無量壽佛隸書拓本。字徑二尺許，骨力開張，問得所在，轎夫導余往視。草蔓崎徑，荊棘怒發，雨後泥滑，攀援而上，衣服時爲荊棘所挂。左手挾書，右手披拂。既抵石刻處，已汗下如雨，即坐石邊，展此書讀之。未及數頁，天風驟起，急合書，下望，則方圓數千里之沛城，如棋布星羅，盡在吾兩眸中矣。旋下山就道，舍轎登車，車中續讀之，抵寓舍時已翻閱竣事。因念孫氏此記由燕而魯、而蘇、而浙、而贛、而湘、而粵、而鄂、而豫、而晉，一年之中足行萬餘里。余乃以數小時盡得其遊覽勝趣，此又文字之功用也。鄂、贛、蘇、杭，爲吾夙遊，書中所述，歷歷如溫舊夢。孫氏南遊計在康熙辛丑（筆者按：六十年，1721年），古今名勝古蹟之變遷，亦可於書中得之。其言泰山廿九字，時尚在娘娘廟，今已移存東嶽廟內。徐宗幹跋，言得於玉女池中，知孫氏登岱之年，尚未陷入池內，其字亦較今存爲多。惟所錄碑文，聞有訛誤，不能斷定字數。至靈隱寺之諦輝，當時所尊爲高僧者也，孫氏親見其說法，南田幼爲諦輝蓄養，在寺中學畫，說法之時，座下或有南田在內，聊發癡想，題此數行。時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寓齋瑣窗下之夕照中。

按：此題跋已收錄於《雙行精舍書跋輯存》。將日記與跋語兩相對照，可以發現獻唐先生行文造詣與分寸的拿捏。日記裡對千佛寺的評語是：「至寺內瀏覽一過，略無是處。僧衆既俗不可耐，山門又廣寫五三慘案標語，殊殺風景。」這是真性情的流露。書跋則從文獻家的觀點，詳實地敘述此書來歷及購書價款，並根據書中作者記載，注意到泰山石碑移動的情形。



(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六日。晴。星六。七時許起。摹繪漢五銖土范四種。偕仲武至李莊小飲，天氣甚晴和也。在市中略購物品，已用去六百元。三時回山，小睡。接莘農電，裕華患肺炎甚重，在醫治中。飯後心甚抑鬱，出外散步。彥堂來。翼鵬送尤女士茶花賦屬題，略看一過。九時早睡。仍念念於裕華之病。

(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九日。晴。星二。七時許起至圖書館查書，改寫《錢考》二段。彥堂、孟真來。午飯後至山間散步。回，少睡。彥堂由李莊回，言吳子馨兄已死矣，業與孟真、濟之諸人共去電弔輓。子馨治金文甲骨功詣精深，著述豐富，人亦剛健不撓，學行兼優，夙患肺疾。去歲在樂山晤談，仍在武大授課，扶病不輟，曾勸其少息。彼言曰：在抗戰之時，戰士應死在疆場上，教授應死在講壇上，竟不幸而言中。哀哉！哀哉！中國國學界又弱一個矣！自聞其耗已哀痛不已，勉強修改《錢考》二條，及晚又接莘農電，裕華又死矣！電言：肺炎醫治無效，已以萬元葬之。余生四子，此子最為鍾愛，今年在醫專卒業，不意夭亡。去歲以來，親友凋喪愈演越酷，天之厄人至於斯極！自問夙於佛法頗有領悟，一至實際，即無以自主。晚間未進飯，祇飲酒數杯，感今懷昔，萬念起落，憂能傷人，又何以自持耶？接菊田函。八時即睡。

(三十三年) 三月一日。陰。星三。夜間時睡時醒，七時許起，致莘農快函道謝，又通知振華。修改《錢考》一段，將已成者整理之。午後出外散步，仲武來勸慰。小睡。續撰《錢考》之武帝貨幣金幣章。接聚賢電，又來催稿，計此時已到矣。晚飯後出外散步，彥堂亦來勸慰談甚久。今日孟真啓行至渝開會，心情鬱鬱未往送也。仍撰《錢考》。十時半睡。

(三十三年) 三月二日。陰。星四。七時許起。仍勉撰《錢考》，除此故紙堆，實無安心立命之事也。午飯後，出外散步。小睡。仍撰《錢考》。再接聚賢電催。晚間翼鵬來勸慰，飲酒至醉。寫《錢考》數行即睡。看《甲骨文字研究》。

(三十三年) 七月四日。晴。夜雨。星二。(前略) 接振華函，言裕華之墓須加修用款，估價九千餘元。

(三十三年) 七月六日。陰。星四。(前略) 裕華歿後即葬萬縣山上，墳係土築，雨水逐漸沖毀，勢須以石重脩，估工九千餘元，一時無此財力，擬以





舊收古代甲飾全部售於聚賢，得萬元寄萬脩墓。昨致聚賢、莘農、裕華各一函，即爲此事。復重寫聚賢函發出，父子一場，以此了之，可哀也已。

(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陰雨。星三(前略)接莘農函，裕華墓已修好，共用萬五千元。聚賢之萬元已匯去矣。

按：上舉數則日記，記載獻唐先生喪子後的心路歷程。獻唐先生有四子，長子振華，次子裕華，三子國華，四子文華；裕華醫科畢業，不幸早夭。日記的行間中可深切感受到獻唐先生此一期間心情鬱鬱，藉酒消憂的百般無奈。平心而論，獻唐先生日記中少有其私人感情的陳述，如果說從一滴水可以看到世界的話；那麼由此數則，足以窺其內心深處的精神世界。

#### 四、結語

本文所述多從「文獻」角度取材，日記內存有豐富的考證文字，其論學觀點與治學方法，頗多值得參考借鏡，但先生徵引文獻，多取其大意，故時有與原書不盡相合之處，此爲援引時宜多加注意者。獻唐先生因擅詩詞書畫，因而觀賞風景自有見地，造語輕婉，韻致盎然，無限清新。例如描寫大明湖夏日的景致：「蓮子新熟，起身後摘取盈掬，登朝爽臺彌志四望，青綠無垠，時見白鷗點點，出沒天際。湖荷映日齊放，畫舫數十，微于花葉叢中露其舫頂，絕妙一幅山水畫也。歸室爲伯幹濡墨作畫二幅。」(19年7月16日)又如「晚飯前檢閱《逸園印輯》，飯後摘蓮蓬一顆，於橋上朱欄間剝食甚美，復登朝爽臺，遙望千佛山腰，晚霞斜射，赤紅如錦，仰視天際，白雲澹蕩，往來疾馳，忽爲日光反照變作晚霞。晚霞之中，如樓臺、如沙洲，又如山峰叢木，瞬息萬幻，其下碧水綠荷，一望無際，白鷗片片，遨翔波上，畫舫遠至，即相率作隊飛去，笙歌之聲亦旋隨畫舫俱至矣。即飭僕人移桃笙臺上臥覽《補羅迦室印譜》，精神甚快，書凡四冊，翻閱初畢，炮聲忽起東方，陸續不斷，因思自然景物無不入妙，其唯一戕害自然之螟賊，即號稱萬物之靈者也。」(19年7月28日)風景如睹，文字活潑，直可視爲散文閱讀之。其實獻唐先生日記中，尚有許多題畫詩，以及與友朋唱和的詩作，代人選寫的壽序、壽詩及傳狀、輓聯，如能一一整理，對探討其文學造詣必有助益。



附錄 王獻唐先生《金石志稿金文部門編訖總報告》

金石志稿金文部門編訖總報告

本期金石志稿，計五卷四冊，已另新寄上。全書金文部門，以此告竣。合先後所送，共得書二十卷。日前茅五次報告，均奉送，而他卷，其編纂體例，已在第一期報告中說明，茲併合為整數。有須補陳者數事，謹分舉於左。

一、金石志稿，為中華民國史一部門，故其取材，以民國

圖之土全石，及清人或以前者，亦未嘗錄出為限。此類國籍，校今所見，只截至民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以後，方未印行金石志，予滬，予愛土版，以無從寄來，故亦係亦至二十八年為止。俟抗戰結束

以後，自當陸續補錄。惟亦須劃一時代，否則金石時，土上全石，亦永無告成之日。現擬暫以本

黨傳統總理遺教，於革命完成，遷政於民之時，為一段落。狀亦須與其他各稿，取同一步驟也。

二、本書尚有四大部外資料，未悉入錄。一為散入歐美各國之書，今所據中國國籍，如係外國，僅一小部

係所遺尚多。一為中央研究院在河南之發掘商周遺址，合其大小，約一二千件，其可採入本書者，亦約有一二百件。今但就該院正在陳列研究室中者，擇

尤入錄，其餘悉封置箱內，重疊積，勢難令人檢視。書之其他之私收藏，如山東省圖書館之百餘件銅器，

以種：因難，亦無從悉收墨本，僅採錄十分之一。他更可知，以限於環境，一時無子如何也。

三、本書全文，既以民國土上，及清人未著錄出為限。而清人全文舊籍，無慮三四十種。其稍生僻者，須一一

通查，方知其是否著錄，倘有未錄，即或重複。今雖極力避免，但銅器過多，仍恐有未檢之虞。應

俟第二次校核時，覆查之。

四、此書本為初稿，且係長編，因凡自周彝器見於書錄，無不備錄，先行志數枚入冊的，故其從異日，

現在被汰棄者，有的類。一為知其偽者，一為無文字而花紋形制無甚重要者。惟登錄則真偽兼錄，尚自

美哉國之書，今所據中國國籍，如係外國，僅一小部



可疑，未敢決定也，暫仍入錄，記疑字於上，俟再二次  
覆核。

五、古印古鏡古幣，出土最多，在金石學中，各為專門，  
因每單獨成譜，不再彙集同錄。本書初時，亦擬從  
例不收。後念同屬金石，易為遺漏之類，且前時治古  
印者，以東周而上，今則商代古印發現矣。治古鏡者，  
以嬴秦而上，今則戰國古鏡，已不足異，商鏡亦發現  
矣。凡此皆考古學中，極重要之事，又安得不錄。惟

若一二條，數量過多，予限之魏晉，祇以三類須  
佔七四五卷書，未免不倫。且其文字，每或重複不  
甚重要，亦無須悉收。今所錄也，於古取之中，自  
審未能悉當。鏡文失之過寬，印文幣文失之過  
嚴，亦須俟異日增刪。

六、本書所收古器，層定以商周為主，秦漢次之。魏晉  
又次之，宋齊以下，亦極重要也。不錄，不可勝錄也。  
但古佛像一類，古朝以前無之，故通古朝古銅造表

破例收入。符信一類，東周僅數器，秦漢六朝亦不  
多，李唐較錄。且一代新制，尚舊不同，詞條先後符  
信之變革，甚為重要，因亦破例錄之。

七、此篇所引各家金文書目，及其簡稱，已於第一次報  
告中，分別舉列。尚有數種，為後時增入者，今補錄  
於下，藉便稽攷。

金匱石室 晉石

省稱金匱

古器物範音條 同上

省稱範音

赫連泉館古印存 同上

省稱赫連

赫連泉館古印續存 同上

省稱赫續

歷代符牌音條 同上

省稱符牌

歷代符牌後錄 同上

省稱符後

善齋英器音條 名及

省稱善音

古錄集林 黃潛

省稱錄集

古錄集林二集 同上

省稱錄二

伏廬藏印 陳漢茅

省稱伏廬

古錢大辭典 丁福保

省稱錢辭



略通漢金石 原希音 省稱略通

西南古物目畧 同上 省稱西南

周漢遺寶 和國博物館 省稱周漢

略陽金村古墓群英 梅原不注 省稱略金

戰國式銅器之研究 同上 省稱戰國

漢以前古鏡之研究 同上 省稱古鏡

現在全文雜之編年，以材料及時間經濟關係，暫不作增訂及復核工作，下期擬前修編餘名文。使石文完竣，再行通板。

但就金石兩項，已可成爲專志。若再合以陶骨出類，卷快古史

和信。金石二目，亦不足以概之，或改爲文物志，嗣後當隨時查請

核對焉。

謹上

主任委員 張

漢學王獻唐 入

全文已編畢，請續編左  
文 續 卅の、十八、十九



#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Xiantang Wang's Diary

Yuan-jee Ding

##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and commented on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Xiantang Wang's dia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it has become popular for scholars to keep diaries. In many cases these diaries have had important documentary value. Xian-Tang Wang (1897-1960), a native of Rizhao in Shandong Province, was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whose diary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documentary science.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Librarian of Shandong Province, he was devoted to promoting modern library systems and making the library a center for preserving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documents. Wang's diary includes his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idioms and allusions, stories about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observations about daily life. It also recorded his poem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paintings and poems of other scholars and prefaces/epilogues that he prepared for others' publications.

**Keywords (關鍵詞) :** Xiantang Wang ; Diary ; Documentary Science

王獻唐 ; 日記 ; 文獻

Yuan-jee Ding : Professor,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E-mail: ting6153@mail.scu.edu.tw

